



国际大奖小说

夏日历险

Summer of the Monkeys

荣获美国六项图书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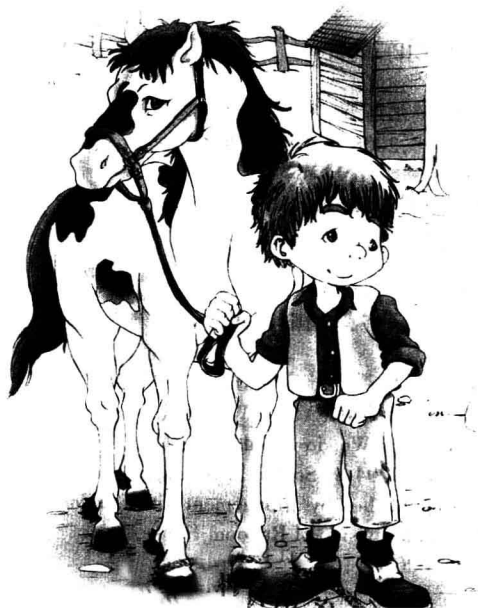
[美]威尔逊·罗尔斯/著

朱华钧 韩桂莲 朱新宇/译



这个夏天最值得一读的故事!

新蕾出版社



国际大奖小说

夏日历险

[美]威尔逊·罗尔斯/著 朱华钧 韩桂莲 朱新宇/译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夏日历险/(美)罗尔斯著;朱华钧,韩桂莲,朱新宇译.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8.1(2010.12重印)
(国际大奖小说)
书名原文:Summer of the Monkeys
ISBN 978-7-5307-3794-1
I. 夏…
II. ①罗…②朱…③韩…④朱…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818 号
SUMMER OF THE MONKEYS by Wilson Rawls
Copyright © 1976 by Woodrow Wilson Rawls
Copyright renewed 2004 by Sophie S. Rawls, as widow of the autho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津图登字:02-2006-14
-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210 千字
彩 插:4
印 张:8.5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 次印刷
定 价:16.8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
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前言

一辈子的书

梅子涵

亲近文学

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慢慢地，慢慢地，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有了不平庸的眼睛。其实谁不知道，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如果真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的话。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只要你亲近过它，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每天从事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



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而不是才过了几年，人们已经在说，哎哟，好难看啾！

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

阅读优秀

文学是很丰富的，各种各样。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有很充裕的时间，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而拒绝平庸的。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阅读经典！”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

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诗里说：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如果是杂乱的野草，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



GOOD JOURNAL
Y. O. S. H. U. O



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走进优秀。

优秀和经典的书，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只是安徒生，只是托尔斯泰，只是鲁迅；当代也有不少。只不过是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父母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告诉你。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不知道”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我们很焦急，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它们在哪里，是什么书名，在哪儿可以买到。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可以供你们去寻找、得到。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在每一家的门口，把街灯点亮。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长大了，很有知识，很有技能，还善良和有诗意，语言斯文……

同样是长大，那会多么不一样！

自己的书

优秀的文学书，也有不同。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



文学书，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历史不长。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它可以算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

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合乎年纪，合乎趣味，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不假冒天真，也不故意深刻。

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长大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书，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所以没有遗憾。他们会这样劝说：“读一读吧，要不会遗憾的。”

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松树，老急着长大，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连飞翔过去的小鸟，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想着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太阳光说。

“请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空气说。

“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梅子涵说。

G
O
O
J
Y
R
J
A
N
G

X
I
O
S
H
U
O

现在的这些“国际大奖小说”就是这样的书。

它们真是非常好，读完了，放进你自己的书架，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

很多年后，你当父亲、母亲了，你会对儿子、女儿说：“读一读它们，我的孩子！”

你还会当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你会对孙辈们说：“读一读它们吧，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

一辈子的书。

GUOJIJIANG
目 录
XIAOSHUO



第一章 切罗凯之乡	001
第二章 与众不同的爷爷	015
第三章 面对重赏和山神	027
第四章 较量	039
第五章 捕猴网和蝴蝶专家	057
第六章 公鹅的插曲	073
第七章 败在群猴手下	088
第八章 狂犬病	101
第九章 与猴子交朋友	114
第十章 “我不是酒鬼”	128





第十一章 镇上取经.....140

第十二章 椰子与猴子.....154

第十三章 暴风雨之夜.....170

第十四章 “仙人圈”.....182

第十五章 群猴跟我回家.....196

第十六章 正在变成现实的梦.....208

第十七章 最后的抉择.....224

第十八章 难以忘怀的情谊.....239

第十九章 梦想成真.....251



第一章

切罗凯之乡

在十四岁之前，我过得比哪一个孩子都更快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真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实际上我已开始认为，我成长的道路将是一马平川，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可是就在我好像万事如意时，偏偏出了点岔子。一群猴子与我牵扯在了一起。它们简直把我弄得狼狈不堪，而欢乐也从此离我而去。

如果猴子引起的麻烦仅仅局限于我自己，那倒还没有什么。但我使爷爷也卷了进去，所以我觉得相当不妙。因为爷爷是我的伙伴，他总是尽力地帮助我。

我还连蒙带哄地让我那可爱的猎狗罗迪，去帮我对付猴子造成的麻烦。可结果比我和爷爷所做的更糟。慢慢地，罗迪对我、对猴子、对任何事情都是那样地厌恶，甚至连我叫它时都不肯从窝里出来了。

那已是19世纪末的事了，不过它仍清晰得如同昨日。总而言之，那时我们搬到了一块新开垦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农场叫作切罗凯之乡。因为它恰好位于切罗凯地区的中部，从欧扎克山脉的丘陵地带到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伊利诺河西岸那一片狭长的土地上。对于任何期望能够找到一群野生猴子的人来说，这大概也是世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地方了。

爸爸和妈妈来这里安家时，我的个头并不比一只小袋鼠大多少。但当我长得稍大一点时，爸爸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他和妈妈怎么长时间没结婚；他们在密苏里怎样靠交谷物来



租地耕种；他们活得并不开心，因为在那个年头，佃农的处境就跟那贪婪又自私的小偷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会瞧得起你。

妈妈和爸爸那时年轻气盛，尽管别人的歧视几乎使他们无法忍受，但他们克制着，继续租地耕种；同时，他们攒下所能节省的每一美元，希望有一天能够买上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农场。

然而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妈妈生了对双胞胎，也就是我和妹妹戴西。

爸爸说我是头一个出世的，他还从没见过比我更健壮的孩子。我像是熟透的越橘，晒得红彤彤的；又如同笼中的松鼠那样活泼可爱。可戴西就不同了，她一生下来右腿就弯曲着，从外表上就看得出有点毛病。

医生说戴西腿上的问题不太严重，只要在肌肉和腿部等地方动点手术就行。他说俄克拉何马州有些医生能把跛腿治得像枪的通条那么直。不过这得花相当多的钱，而钱这东西正是爸爸和妈妈所缺的。

妈妈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哭泣，她也常常去祈祷，但这样做看来一点用也没有。本来待在那个交租种地的农场里就够倒霉的了，却偏偏又生了个跛腿的小女儿，而且还无法给她医治，这可真是雪上加霜。

后来有一天，妈妈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爷爷寄来的一封信。读过信后，她的脸色变得像梧桐树皮那样苍白，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那间茅草房满是尘土的地上。同时，她开始抑制不住地大笑大喊。爸爸说看完那封信后，也是尽力克制着，才没有狂喊乱叫出来。

那时爷爷和奶奶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切罗凯地区。他们在村子里开了个挺大的百货店。这店已经有些年头了，里面货色相当齐全。爷爷不仅仅是店主，而且也是一位卖货的好手。爸爸经常说，他从未见过像爷爷那样诚实的生意人，他卖甲鱼时竟要为顾客扣除甲鱼壳的重量。

GOODY SHUO


爷爷在信里告诉爸爸和妈妈说，他已同切罗凯的一个印第安人做成一笔交易，买下了六十英亩未开垦的土地。如果他们想要，这些地就算是他们的。他们只要来到切罗凯，就可以用那些地办个农场。至于买这些地的款子，他们可以用他们愿意的任何方式偿还他。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因为看妈妈那样子，爸爸当时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也就是赞同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爸爸在公鸡打鸣之前就带上他们攒的钱向镇上奔去。他买了一辆带有帆布顶篷的四轮运货马车和几匹又高又大的密苏里红骡。然后又买了一张做工精细的犁、一些谷种和一头奶牛。而这些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爸爸从镇子上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可是妈妈还没有睡觉。她已把要带走的所有东西都打点完毕，并且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他们俩是那么急切地想离开那地方，于是便借着月光开始装车。

爸爸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个能装两个婴儿的摇篮。他拿来妈妈的旧洗衣盆，将一条不长的绳子拴在两个把柄上。为了使摇篮有点弹性，他在绳的两头各系上一个弹簧。然后把这个奇妙的装置挂在那马车前端的帆布顶篷里。

妈妈认为，那个旧洗衣盆是她所见过的最好的婴儿摇篮。她在里面盛了半盆的谷壳和棉絮，然后把我和戴西放了进去。

爸爸最后看了那泥草房一眼，随即甩响了鞭子。就这样，我们举家离开了密苏里，向俄克拉何马进发。

当爸爸把这些事告诉我时，他哈哈大笑说：“如果有人问起，你是怎样从密苏里来到俄克拉何马州切罗凯这地方的，你就对他说是一路乘着洗澡盆来的。”

我们抵达爷爷的百货店那天，爸爸一进门就想躺到奶奶准备好的那铺着羽绒垫的床上好好地睡上一觉。可妈妈根本不听他那套。她为了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已经期待了那么久，

所以她下定了决心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度过那一夜。

奶奶想要劝阻妈妈。她对妈妈说：“沿河而下到那块土地只有三英里，那地肯定跑不掉。你们先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们会陪你们去，然后整夜留在那里。”

妈妈气鼓鼓的就像抱窝的母鸡挨了冰雹。不管爷爷或奶奶说什么，都改变不了她的主意。她告诉爸爸，如果他想睡觉，那他可以留下，但她自己一定要带着戴西和我往地里去。

爸爸知道最好还是不开口，因为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妈妈也是如此固执，她对喋喋不休的劝说者就是寸步不让。现在爸爸也只能这么做了，他随即回头爬上马车，解开缰绳，对着那几匹密苏里骡子喝道：“驾，驾！”

爸爸和妈妈到达他们那朝思暮想的土地时，已经是光线微弱的黄昏时分了。他们就在伊利诺河河边一片高大的白色梧桐树林里，搭起帐篷过夜。

爸爸说，不管他能活多久，他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在他看来，那天晚上他们受到了切罗凯那河边洼地里的每个生物的欢迎。怪鸱在歌唱；夜鹰像飞镖似的往下俯冲，它们穿过星光照耀的天空时放声欢呼；牛蛙和猫头鹰都用它们那深沉的声音震撼着大地；就连那满身斑点、个头不大的小树蛙，那些蝥蛄和蟋蟀，也都以它们那婉转动听的欢迎曲，加入到大合唱的行列。

欧扎克那一轮巨大的、笑嘻嘻的明月，不知从什么地方徐徐地爬了上来。它仿佛在说：“嗨，我的邻居！我一直在盼望着你们呢！你们的到来使这里再也不会荒凉了。欢迎你们来到这切罗凯大地。”

爸爸说，妈妈深深地沉醉于这天地万物的热情迎接之中，她简直着了迷。她站在月光下凝视着那条河，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像晨曦中的露珠那样闪闪发光。后来，她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好像刚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一样。她向外伸开双臂，低声地说：“上帝保佑，我们真是心想事成啊！这里的

里。

我不愿在戴西的游戏室里浪费时间。每次到那里，我都会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好像我不该到那里。她拥有女孩子所喜爱的各种玩具，像谷壳娃娃、泥饼、漂亮的瓶子等等。她还珍藏了我们家里用过的每一个马口铁罐，在每个罐里她都插上了一种野花。

在游戏室的一头，戴西建了个小小的圣坛。她把两根葡萄藤绑在一起，并用锡纸把它包起来做成十字架；再用红泥放在模子里压成耶稣基督的头像，也摆在那里；耶稣的眼睛是戴西从知更鸟的窝里弄来孵过的蓝蛋壳，加工后嵌入泥里制成的；她还用苔藓覆盖住塑像的头顶，把它装饰得很像头发。当妈妈发现那些苔藓真的生长起来时，她把这事告诉了山里的每一个人。于是方圆好几英里的人们都赶来观看这一奇迹。我还从没见过这种事呢。

戴西的游戏室周围真是漂亮极了。特别是在早春的时候，山茱萸、红蕾花和山中叫不出名的各种野花到处盛开。和煦的春风轻柔地响着，从那起伏的绿色山峦中徐徐吹来。空气中散发着芬芳的香味，它甚至会使得你的鼻子发痒发红。如果你闭上眼睛，让肺饱吸那浓郁的香气，你的脑袋就会变得像蜂鸟的羽毛那样轻盈，而且你会感到自己正翱翔在那万里长空。

戴西在她的游戏室里从来也不孤独。她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朋友。又肥又大的小兔子、红色的松鼠和金花鼠会马上走近她身边，从她手里要点什么吃。她进游戏室里不到五分钟，各种野鸟就会从山中各处飞来，它们会围坐在矮树丛里，唱得那么嘹亮和开心，以至那美妙的歌声响彻了周围的山山岭岭。有的时候，它们甚至落到她的肩膀上。

我总是弄不明白，我的妹妹怎么能同鸟和动物交上朋友，而我却无法接近任何飞禽走兽。戴西说，那是因为我是男孩，总是想逮住它们。



夏初的一个早晨，爸爸放下了手中正在做着的活计，提着一个空奶桶走进房间。他好像怒气冲天，甚至对谁都没说一声“早安”。这是如此的不同寻常，妈妈立刻就知道准有什么不对劲了。

当时妈妈正在厨房里给我们准备早餐，她走出来笑着说：“你这么拼命把种子抢播完，我看是老天爷就要下雨了吧。”

“不，”爸爸用不耐烦的语气说，“雨还下不来呢。是萨利·古登又跑了。”

萨利·古登是我们家脾气古怪的老奶牛。

“哦，不！”妈妈大声说，“它早已不再那样了。”

“我真弄不懂那头该死的奶牛，”爸爸摇着头说，“就在上个星期，我才用一根特大的栏杆加固过围栏。虽然已经无空可钻，可它却跳过围栏跑掉了。好像那栏杆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爸爸转过身来对我说：“杰伊·贝里，你得去找找它。现在正是野洋葱生长的季节，如果萨利·古登吃一肚子那玩意儿，它的奶可就好些日子不会好了。我们没有牛奶和黄油是不行的。”

每当爸爸要我去做这样重要的事情，我会觉得它重大得就像是我们家木屋周围的整个欧扎克山脉一样。

我挺起胸膛说：“爸爸，我会找到萨利·古登的。它可能是到河边洼地去了，以前我就是到那里找它。”

要不是妈妈没忙完她的活，我根本无法和爸爸进行这种男子汉之间的谈话，特别是谈论我去河边这种事。

妈妈皱着眉头说：“不管怎样，那是一头脾气古怪的老奶牛。杰伊·贝里，你可要小心，每次你到洼地去，我都很担心。”

“担心？”我瞪大眼睛说，“那为什么呢，妈妈？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呀。我早就去过那片洼地的每一个角落了，这您可是知道的。”

“我知道，”妈妈说，“可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对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因为那里是名副其实的丛林。你